

年，儿子在上海找到了工作，李霞就从老家到了上海，一待就是二十年。写字楼里保洁工作工资不高，每月三千多元，没有五险一金，但每天干八小时，到点走人。“最重要的是，人际关系也简单，心不累。”李霞说。

李霞在老家有2500元的退休金，加上她还承包了楼里几家公司办公室的保洁工作，合计算下来月入六千多元。这个收入水平已经远超老家，她很满意。谈及保洁员的休息问题，李霞有自己的看法。写字楼保洁由物业公司分包给保洁公司，大楼里配有休息室和更衣室，但位置在地下二层，从李霞工作的地方到休息室要好几分钟。

很多保洁员早上换上工作服后，选择不再去休息室，吃饭在负责楼层的茶水间解决，一些洗刷刷的工作也在茶水间完成。李霞休息时没有固定去处，有时在楼梯间的台阶上坐上几分钟，有时在工具间狭小的空间里躲着，有时就坐在卫生间马桶盖上。有几次李霞在茶水间打电话声音太大，被人投诉，被罚款200元。但总体而言，李霞说写字楼工作环境宽松，没有太多管束。

相互理解与尊重

曾经做过记者的张小满，把

自己母亲做保洁员的经历，写进了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。书中张小满描述了保洁员母亲春香如何争分夺秒、“机智”地休息。

春香工作的地方一楼有一个“水管间”，保洁员们可作短暂休息。张小满曾去过那里，狭窄的空间里矗立着十几根红色白色的供水和消火栓主管道，中午时间，供水频繁，管道里发出的声音像是绿皮火车开过，又像是暴雨时洪水撞击岩石。“水管间”里没有空调，但他们仍然关紧门，担心被外面的人看到。

保洁员在工作中，还会遇到一些“麻烦”，和这些“麻烦”相比，没有休息室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阿玉的同事方燕最讨厌下雨天，这意味着她要提早在大堂门口发放塑料袋，地面上不准有一

点点的水渍。一天，雨下得很大，进入大楼的人手中雨伞甩一甩，地上就会有水渍。方燕站在大门口递给女孩一个塑料袋，但女孩没来得及装，脚下一滑就摔倒在地上了。经过检查，女孩身体无大碍，但物业公司要求方燕向女孩赔礼道歉，并赔偿500元医药费，费用从方燕下个月的工资里扣。

张小满不止一次观察到，牵涉到服务方面的纠纷，物业公司往往将责任变相转嫁给保洁员。记者发现，不少地方保洁工作经过了层层分包，保洁员的正当利益很难得到保障。

好在，经过媒体报道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了解和理解保洁员群体。商场里专门监督保洁员的人被保洁员称为“管事的”。春香遇到的监督员分两种，一种极为苛刻，发现问题马上在群里通报；另一种则极为友善，会轻声提醒她。春香每回碰见这位监督员，会主动打招呼以回应这份善意。

享受着保洁员工作成果的写字楼白领们，开始意识到应该尊重保洁员的劳动。而在写字楼内工作的保洁员春香，也会试图去体会上班的年轻人们有多么不容易。

春香是个很会观察的人，她看到，写字楼的电梯运送白领来到楼上，电梯门打开，很



左图：2022年秋，母亲春香在工具房整理毛巾。
摄影/饼干